

革命叢書

我們爲什麼需要和平

張 昌 等 著



工人出版社印行

我們為什麼需要和平

林 建



和平是我們的共同利益

830
7196

AT-06/05

學 時 事 叢 書

我們為什麼需要和平

馬 恆 昌 等 著

工 人 出 版 社 印 行

我們為什麼需要和平

作者 馬 恆 昌 等

出版者 工 人 出 版 社

北京西總布胡同一十號

電報掛號二二七二

印刷者 工人日報印刷廠

一九五一年七月北京第一版

(6998) 1-10000

價：1700元

目 錄

我們爲什麼需要和平？	一
保護咱們幸福的生活	八
能讓鬼子再來嗎？	二
保衛孩子們的幸福	七
老夫妻	三
李大姐老年『得子』	四
美滿生活	一〇
在車床邊	四
有了您，我們就不發愁了！	五

我們爲什麼需要和平？

蘇聯社會主義勞動英雄
最高蘇維埃代表煤礦工人

瓦利格拉

今年三月六號那天，我走進了光明、偉大的克里姆林宮。這是我第二次參加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會議，討論通過保衛和平公約和蘇聯財政預算。我以前也參加過不少次大會，可是從來沒有像那天那麼高興。代表們是從各地方來的，他們代表了全蘇聯十六個加盟共和國的兩萬萬人民，聚集在一起，來爭取世界的和平。

在斯大林同志走進會場來的時候，當時的情況真叫人難以忘記，我們從心裏頭高興，歡迎我們偉大的領袖。他加強了我們的力量，堅定了我們的意志，他爲了老的、小的，爲了我們的文化和生命，來爭取世界的和平，反對瘋狂煽動戰爭的帝國主義侵略者。

在這次會議中，代表們都非常熱烈地通過了這個預算，因為這是一個和平的預算。從預算上面可以看出來，我們國家有很多的錢，可是我們一點也不把它花在打仗上，我們把它們都花在和平建設上。

討論這個預算的每個代表，腦子裏都是一個目的，就是爲了和平。爲了實現斯大林計劃，我們要在伏爾加河上建造兩個大水力發電站，完成這個工程要用很多的時間，所以我們就需要和平。穿過土魯曼大沙漠要挖一條大運河，也要很長的時間，所以一定也要和平，才能建設。我們到處蓋房子、蓋學校，種莊稼，不要和平怎麼成呢？在蘇聯各地方，每個人民、每個家庭都是需要和平的。我們的預算上就說明白了，我們的國家財政大部分都用在和平工業上面了。

可是美國呢？正相反，他們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二年的預算裏頭，軍費要增加到五百億美元，比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的軍費增加了兩倍；法國和英國的軍費也增加了一倍。蘇聯今年要把五百九十億盧布用在建設教育事業上，二百二

十多億盧布用在改進社會福利上面。從這些預算上，誰都能看得出來，誰是愛好和平的，誰是煽動戰爭的。

再從我這方面看看，我爲甚麼要保衛和平。我是一個礦工，我生在烏克蘭，我父親是個貧農，就有一小塊地，家裏有八個孩子，整天吃不飽。我十二歲就離開了家，在人家田莊裏做工；二十歲的時候，我就到頓巴斯煤礦裏來做工了。我們哥兒三個都在煤礦裏挖煤。那時候我們生活很苦，後來政府幫助我們蓋了房子，又各方面照顧我們生活上的困難，使我們不必爲生活發愁。一九四一年，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了，我們村子裏的人都上了前線。因爲我對挖煤很熟練，而且燃料也很需要，所以我就留在礦裏頭挖煤。可是法西斯們不能叫我安心工作，後來我還是參軍了，我當的是砲兵，在莫斯科到奧伯河一帶，打死了不少敵人。

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，我再回到我們村子的時候，情形可不一樣了，全村子都被砲火打壞了，可是在我們蘇聯政府的幫助下，我們在短短的時期內，又把這

個村子恢復起來了。全村蓋起來成千、成百的住房、學校和醫院，國家還幫助我自己蓋了一所小房子，我們的生活不但恢復起來，而且比戰前更好。

後來我又到一個叫駱駝金的礦坑裏頭來工作，這個礦坑太好了，都是用機器作活，人到坑裏頭一點危險也沒有，坑裏四周圍都是鋼骨水泥的架子支着。挖煤的時候是先鑽煤機從煤縫裏鑽進去，把煤鑽碎，然後把碎煤用一條運輸帶送到一個斗子車裏面，坑口有一個捲揚機用鋼繩把斗子拉到坑外面，最後由一個起重機把煤裝在火車上運走。

我們挖煤從裏到外都是機械化了，生產量比以前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到一百。工資也隨着增加了一倍多。

所有這些科學的發明，都是一個目的，就是保護工人的身體健康。在坑底下裝着一種特別的潮濕器，壓住坑裏的煤塵，幹完活以後，要到呼吸室去，清洗肺裏面的煤塵。因為在坑裏見不着太陽，所以上來都要行日光浴。礦坑上面還有一

個專爲工人休息用的休養室。

我們政府每年在這種工作上花費了很多錢，目的就是要把我們的生活改善，保護我們的身體健康。

現在我在礦裏已經做了差不多二十多年工了，可是我從來也沒像今天似的，賺那麼多錢。我一個月要賺四千到六千盧布，我需要甚麼就可以買甚麼，有一個月我曾經賺了八千盧布。現在我自己買了一輛汽車，買了很多的傢具，現在我的家變的太好了。你若不信，可以問一問我的老婆，你說：『你們家裏現在還缺甚麼東西？』她簡直就沒法回答。現在我們的生活很富裕了。我的大女兒十八歲，現在正在學習作教師；我的大兒子現在正在上學，他將來預備去作海軍；我的兩個小兒子長的很健康、活潑。最近更有一件叫我高興的事，就是國家給了我三個月的假，叫我去學習，畢業以後，我就可以成爲技術人員了。我能不爲這些事高興嗎？

美國向來都是誇自己闊氣，可是他們那麼闊，怎麼六千多個礦坑裏的工人還是用手工挖煤呢？爲什麼還用一百年以前的老法子挖煤呢？爲甚麼他們的總統不向國會多要點錢用在礦工身上呢？有一次有人問一個煤礦的老闆，問他們爲甚麼不叫工人用機器挖煤？那老闆說：『用這個老法子便宜，多僱點工人用手工挖，比用機器合算。』

這就是美國瘋狂的榨取工人血汗的哲學。不管是杜魯門或是煤礦的老闆，他們都不會想到工人的健康問題的。在第二次大戰的時候，美國煤礦裏礦工被砸傷或砸死的，要比作戰死的人多兩倍。打個比方說，在美國依里諾那個地方，有一個礦坑，有一次資本家爲了省錢，不往坑裏打空氣，結果悶死了一百一十個工人。後來公司拿出一千元美金就完事了，合着一個人連十元美金都不值。這些沒良心的人們，爲了個人利益，甚麼事都幹得出來。

以前我們過了一段苦日子，現在我們的生活變好了。爲了更好的建設我們的

工業，改善我們的生活，所以我們要和平。

我們需要和平，可是我們也不是求爺爺告奶奶的找別人要和平，而是用我們的力量來爭取和平、保衛和平。我們的蘇聯男女老少和美國、英國、中國、朝鮮、波蘭的人民都一樣的需要和平，這也就是說明爲甚麼我們要團結在一起來保衛和平。斯大林同志說過：『只要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保衛和平，並且堅持下去，和平是一定可以實現的。』我們相信，廣大的人民是有絕大的力量爭取到和平的。我們深信和平的力量是一定可以戰勝戰爭的。

保證咱們幸福的生活

馬恆昌

在今年『五一』勞動節時，我已從鞍山七嶺子療養院裏，把病養好，又回到工作崗位上來了。

想想從前，在偽滿洲國時候，家裏的人多，掙錢少；吃不飽，穿不暖。國民黨來了，生活的更壞。當時我就常常頭疼眼花的，明明知道這是病，可是活命要緊，就不能把病當回事；拖久了，身體一直都不健康。有時稍稍用了些腦筋，就鬧成了神經衰弱啦。要說這是病嗎，能吃能走，當一個工人，在舊社會，這也算不了什麼大病，治不治誰管你呢？今天工人階級成了國家的主人；工人們都享受着國家的勞動保險待遇，得了病，可就有人管啦。

去年八月十六號晚上七點半鐘，我進了鞍山七嶺子溫泉療養院。第二天早

上，我到門外去散步，一回頭，看見大門前掛着『東北工人第一療養院』的牌子，我心裏真是喜歡哪，喜歡得簡直不知怎樣是好。

我看到那些住院的工人同志們，都是能跑能跳能說能唱的。在偽滿時，不要說這些人啦，就是那些在機器上，斷腿丟胳膊的，也不能住上這樣的醫院呀。現在工人們居然也住在療養院裏面來了，不是天翻地覆是什麼？拿我個人來說，到了醫院以後，院裏就派了一個護士，專門來照看我。院長親自替我診病。飯食呢？隨我要吃什麼就搞什麼，簡直比下小飯館還方便。到院一個禮拜，院裏組織病人去遊千山，這是風景非常有名的去處。院長、護士和我一齊坐着汽車到無量觀、十六景一帶去蹣跚。玩够了，大家坐在一起吃罐頭，當時我和大家說：『在十年前，我就盼着來千山看看；但是一年盼過一年，總是來不成。爲什麼來不成呢？不是人沒有空，而是一個舊社會裏的工人，又那裏有逛千山的錢呢？今天我倒坐着汽車來了，真是做夢都沒有想到的事。』

遶千山回來以後，我一直高興，每天每天在高興中過去，病也就漸漸地好起來了，這樣大的幸福，是誰給我們的呢？是中國共產黨給咱們的，是咱毛主席領導革命勝利得來的。

現在我回到工作崗位上來了。美帝國主義正在咱們兄弟國家——朝鮮的土地上發瘋，想破壞咱們幸福的生活，咱們就要保護咱們的幸福生活。我一定要更好地團結大家，向大家學習，發揮大家的積極性和創造性，在毛主席的領導下，建設咱們富強的新中國。

能讓鬼子再來嗎？

北京被服廠
天橋鞋廠女工 趙淑蘭

我是河北密雲縣人，祖父是開染坊的，到我父親手裏買賣不好，關張了。日本侵略中國的時候，他在汽車公司倉庫裏管零碎東西。有一天，日本司機跟我父親要一樣汽車零件，父親拿給他，分明不錯，他却說不對，舉手就打。父親脾氣耿直，受了日本人的氣，心裏不舒服，就生起病來；就在母親剛生下來小妹妹後的十幾天，父親就扔下我們孤零零的娘兒幾個死去了。那時我哥哥在山西沒有音信，家裏沒有給父親買棺材的錢，只得把家中東西變賣一空。現在我想起當時的淒慘情形，就止不住流出眼淚來。

我們的生活沒辦法。母親拉扯着我們，還抱着幾個月的小妹妹，每天到工廠去做零碎活。每天只吃些連牲口都不吃的爛豆皮、麥麩。弟弟妹妹看見人家吃黃